



元代雲南行省 佤族史料編年

方國瑜 編撰

雲南人民出版社

11.312-231/2
庫 428290

元代雲南行省傣族史料編年

方國瑜 編撰

2015/10



雲南人民出版社

元代雲南行省傣族史料編年

*

編撰者：方國瑜

出版者：雲南人民出版社（昆明書林街100號）

印刷者：雲南人民印刷廠 發行者：新華書店雲南分店

*

1958年8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字數：81,000

開本：787×1092 $\frac{1}{32}$ 印張：3 $\frac{12}{16}$ 印數：1—474

（雲南省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文新字第0011號）

統一書號：11116·18

定價：（7）三角四分

封面設計：任世國

弁 言

從1936年秋天回到雲南來，大約有兩年的時間，搜錄元代有關雲南史料，分題纂錄爲若干篇，計劃編寫一部“元代雲南史”；沒有完稿，因在十年中連續參加雲南通志的編纂、審訂、續修工作，不能專心做元代部份，後來也無意於作斷代史了。

1943年暑期，把已搜集的元代傣族史料，做了一些補充和逐條加以解釋；由於史料很破碎凌亂，還不能作系統的整理，只分作兩個區域（傣那、傣勐），寫成編年紀事和地理考釋，抄出一份清本。

後來繼續輯錄明代有關雲南傣族史料，就明史土司傳把史料分地域彙錄成若干篇，也做了一些解釋。這份原稿，現存在騰衝。隨着計劃進行清代部份，作初步整理；但我鬆了勁，沒有做完。從1946年春天以來，我便沒有時間做傣族史的工作了。

但我對於傣族史的研究，念念不忘，最近幾年遇到傣族的同志們，經常跟他們領教；不過除了近代的一些史事以外，較古的歷史，沒有得到新的資料。前年，馬幼初、繆子雍諸位同志去西雙版納和德宏區進行社會調查，把我已寫好的元代傣族史料稿子抄錄副本，請他們帶去，希望在當地訪問時，替我搜集一些可以補正的資料；但他們回來，沒有給我提供任何意見。去年，江應樑教授編寫雲南傣族史講義，我把這份稿子交給他，請他提意見；但他的傣族史裏有許多處與我的見解不同，而沒有提出批評。今春，雲南人民出版社要我拿出這本稿子出

版，因此，作了適當的補充，求教於讀者！

元史沒有專篇敘述雲南傣族區域事蹟，只是散見於紀傳各篇裏。邵遠平元史類編卷四十二，附載補遺，有“八百媳婦”篇，是從元史本紀輯錄了若干條有關八百和車里的事蹟，加上雲南志書里的風土記，排比成文，異常疏略。魏源元史新編卷十八，太宗、憲宗兩朝平服各國，有“大理”條，涉及傣族區域，但很簡略。曾廉元書卷一百，南蕃傳，有“金齒”條，從元史輯錄金齒、八百、車里事蹟若干條，也非常簡略。柯劭忞新元史卷二百四十八，雲南、湖廣、四川等處蠻夷，有“金齒蠻”、“車里”等一共十四條，全文出自經世大典招捕總錄，稍有刪改，動輒謬誤，他的新元史考證（北京大學排印本）里，關於這十多條資料的來源，半字不提；近人多引用新元史而不知有招捕總錄，以至往往錯誤。以上所說四種重修元史，有意補撰雲南傣族區域事蹟成專篇，但是都不足取。

我所錄史料，見於元史和經世大典敘錄的，已逐字逐句抄出，可能還有遺漏；見於集部和雜著的也全部錄出，但讀元代著作未遍，當尚有可以補充。目前我所掌握元代雲南傣族史料已止於此。其中尚有一些資料，不適宜編年，沒有錄進去。還有在開南、威遠、臨安的史料，已錄在別篇里，也沒有收入。我又寫好一篇元朝征緬錄箋證，與此篇互有詳略。所以這篇史料的初步工作，不厭繁蕪，但不免有不實不盡之處，有待於補正。至於傣文記錄，只收勐史和我譯的麓川思氏宦譜兩種，等待補充的還更多了。

范文瀾先生在“歷史研究中的幾個問題”（北京大學學報1957年第2期），關於掌握資料問題，他說：“作史學工作，必須掌握大量的歷史資料”；“搜集資料，應從大量的、普遍

存在的事實下工夫”；把史料搜集得完善是一項重要工作。其次，范先生說：“資料太多太散太亂，搜集整理和考證資料，實在是一件十分重大迫切的事情，我們必須特別重視資料工作，才能動員大批人力投入這個工作裏去”；我進行搜集和考證工作的企圖正在於此。范先生對史料工作強調指出“忠實”和“準確”，以及“史料是否可靠”，這篇稿子，已注意到這樣的問題；但我的水平低，可能有很多錯誤，期待着給我嚴正的批評，尤其在理論方面，可能是有很多是錯誤的。

我的原稿傣那和傣訥兩個區域的編年紀事和地理考釋，逐條按語都用文言；很多考證習用的詞句，並不費解，所以沒有改寫作語體。

雲南傣族有悠久歷史，但在元代以前，見於漢文記錄的很少；而雲南境內傣族和中印半島各國的泰族，歷史淵源的關係密切，不能孤立的只講雲南傣族，所以寫了“元代以前傣族的住居區域”，作為緒論，說明各地泰族間的聯系以及與鄰近各族的關係，從錯綜複雜的矛盾來看歷史發展過程；我的論點是不是符合歷史實際呢？希望大家來討論！關於傣族歷史發展過程，自從英國拉古柏（Teirinde Lacouperie）的說法發表以後，所有帝國主義分子奉為圭臬，國內學者也一致附和。但我認為拉古柏的說法毫無價值，與歷史事實乖戾，而且是極其荒謬的解釋史料；1938年6月，我在邊疆周刊上寫文章駁斥這種謬論。近十餘年已有人不贊成拉古柏的說法，但至今也還有人主張舊說。當然，這些問題，除掉根據文獻資料，還要得到考古資料，才能作正確判斷；但帝國主義分子毫無歷史根據，胡說亂道，乃別有用心，是可以斷言的。在我的文章裏，只從正面提出我個人的見解，不屑多與帝國主義分子計較；但我的說

法是否正確呢？希望多多的批評！

其次，關於傣族名稱，見於記載的，大都是他稱，且多任意取名，令人迷惑，所以我寫了“見於紀錄傣族的名稱”，也作為緒論。把各個名稱的緣由、涵義以及記錄情況，稍作考釋，有不同見解，也作了一些討論，可能有不正確的。

元代傣族史料編年，主要為政治軍事，至於社會生活的記錄，寫成專篇的，只有李京雲南志略和馬可波羅行紀的記載，略知大概。明清的記載較多，錢古訓、李思聰的百夷傳和志書記載，雖不完備，有助於了解傣族社會，所以彙抄“傣族區域風土記”，作為附錄。這部份材料可以補充的還多，有待於再事搜集。在編年史料和社會生活記錄，有很多字句是誣譏的，是那時站在統治階級的立場寫下來，看得很清楚，不待多辯；但有一些惡劣的字句，就把它刪掉了；惡意的評語，毫無歷史價值可言，刪掉沒有什麼關係。

在此，有一個問題要特別說明：所錄的史料編年、地理考釋、風土記，是根據元代當時的政治區界，即元代的雲南行省，而元代的雲南行省的地域範圍是把今日緬甸撣邦、泰國北部、寮國北部也包括在內，不只是今日雲南境內傣族區域；因為這些地域在當時與今日雲南境內的傣族區域結合為一整體；這是客觀的歷史事實。反之，如果根據今日政治區界把境外的史料刪去，那不僅割裂歷史，違背史實，而且亦不可能把歷史發展講清楚；所以我的標題用“元代雲南行省”字樣，是歷史上行政區域名稱，與今日的雲南省，在地域上是有區別的。歷史事實不能以今日的情況把它割裂，這是要特別提出來說明的。

最後，我還要用范文瀾先生所提出的話，重複說：我只做了初步的“史料工作”，企圖“動員大批人力投入這個工作裏

去”，希望讀者把“文章中所用的材料校對一下，看使用得是否忠實、準確；這樣作者讀者互相幫助，彼此都有很大的好處”，尤其是指出我的錯誤。

方國瑜 識

1957年7月21日

目 錄

弁言.....	(1)
緒論一 元代以前傣族的住居區域.....	(6)
緒論二 見於記錄傣族的名稱.....	(34)
傣那區域紀事.....	(47)
元代傣那區域地理.....	(68)
傣泐區域紀事.....	(81)
元代傣泐區域地理.....	(96)
附錄 傣族區域風土記.....	(103)

弁 言

從1936年秋天回到雲南來，大約有兩年的時間，搜錄元代有關雲南史料，分題纂錄爲若干篇，計劃編寫一部“元代雲南史”；沒有完稿，因在十年中連續參加雲南通志的編纂、審訂、續修工作，不能專心做元代部份，後來也無意於作斷代史了。

1943年暑期，把已搜集的元代傣族史料，做了一些補充和逐條加以解釋；由於史料很破碎凌亂，還不能作系統的整理，只分作兩個區域（傣那、傣勐），寫成編年紀事和地理考釋，抄出一份清本。

後來繼續輯錄明代有關雲南傣族史料，就明史土司傳把史料分地域彙錄成若干篇，也做了一些解釋。這份原稿，現存在騰衝。隨着計劃進行清代部份，作初步整理；但我鬆了勁，沒有做完。從1946年春天以來，我便沒有時間做傣族史的工作了。

但我對於傣族史的研究，念念不忘，最近幾年遇到傣族的同志們，經常跟他們領教；不過除了近代的一些史事以外，較古的歷史，沒有得到新的資料。前年，馬幼初、繆子雍諸位同志去西雙版納和德宏區進行社會調查，把我已寫好的元代傣族史料稿子抄錄副本，請他們帶去，希望在當地訪問時，替我搜集一些可以補正的資料；但他們回來，沒有給我提供任何意見。去年，江應樑教授編寫雲南傣族史講義，我把這份稿子交給他，請他提意見；但他的傣族史裏有許多處與我的見解不同，而沒有提出批評。今春，雲南人民出版社要我拿出這本稿子出

版，因此，作了適當的補充，求教於讀者！

元史沒有專篇敘述雲南傣族區域事蹟，只是散見於紀傳各篇裏。邵遠平元史類編卷四十二，附載補遺，有“八百媳婦”篇，是從元史本紀輯錄了若干條有關八百和車里的事蹟，加上雲南志書里的風土記，排比成文，異常疏略。魏源元史新編卷十八，太宗、憲宗兩朝平服各國，有“大理”條，涉及傣族區域，但很簡略。曾廉元書卷一百，南蕃傳，有“金齒”條，從元史輯錄金齒、八百、車里事蹟若干條，也非常簡略。柯劭忞新元史卷二百四十八，雲南、湖廣、四川等處蠻夷，有“金齒蠻”、“車里”等一共十四條，全文出自經世大典招捕總錄，稍有刪改，動輒謬誤，他的新元史考證（北京大學排印本）里，關於這十多條資料的來源，半字不提；近人多引用新元史而不知有招捕總錄，以至往往錯誤。以上所說四種重修元史，有意補撰雲南傣族區域事蹟成專篇，但是都不足取。

我所錄史料，見於元史和經世大典敘錄的，已逐字逐句抄出，可能還有遺漏；見於集部和雜著的也全部錄出，但讀元代著作未遍，當尚有可以補充。目前我所掌握元代雲南傣族史料已止於此。其中尚有一些資料，不適宜編年，沒有錄進去。還有在開南、威遠、臨安的史料，已錄在別篇里，也沒有收入。我又寫好一篇元朝征緬錄箋證，與此篇互有詳略。所以這篇史料的初步工作，不厭繁蕪，但不免有不實不盡之處，有待於補正。至於傣文記錄，只收勐史和我譯的麓川思氏宦譜兩種，等待補充的還更多了。

范文瀾先生在“歷史研究中的幾個問題”（北京大學學報1957年第2期），關於掌握資料問題，他說：“作史學工作，必須掌握大量的歷史資料”；“搜集資料，應從大量的、普遍

存在的事實下工夫”；把史料搜集得完善是一項重要工作。其次，范先生說：“資料太多太散太亂，搜集整理和考證資料，實在是一件十分重大迫切的事情，我們必須特別重視資料工作，才能動員大批人力投入這個工作裏去”；我進行搜集和考證工作的企圖正在於此。范先生對史料工作強調指出“忠實”和“準確”，以及“史料是否可靠”，這篇稿子，已注意到這樣的問題；但我的水平低，可能有很多錯誤，期待着給我嚴正的批評，尤其在理論方面，可能是有很多是錯誤的。

我的原稿傣那和傣訥兩個區域的編年紀事和地理考釋，逐條按語都用文言；很多考證習用的詞句，並不費解，所以沒有改寫作語體。

雲南傣族有悠久歷史，但在元代以前，見於漢文記錄的很少；而雲南境內傣族和中印半島各國的泰族，歷史淵源的關係密切，不能孤立的只講雲南傣族，所以寫了“元代以前傣族的住居區域”，作為緒論，說明各地泰族間的聯系以及與鄰近各族的關係，從錯綜複雜的矛盾來看歷史發展過程；我的論點是不是符合歷史實際呢？希望大家來討論！關於傣族歷史發展過程，自從英國拉古柏（Teirinde Lacouperie）的說法發表以後，所有帝國主義分子奉為圭臬，國內學者也一致附和。但我認為拉古柏的說法毫無價值，與歷史事實乖戾，而且是極其荒謬的解釋史料；1938年6月，我在邊疆周刊上寫文章駁斥這種謬論。近十餘年已有人不贊成拉古柏的說法，但至今也還有人主張舊說。當然，這些問題，除掉根據文獻資料，還要得到考古資料，才能作正確判斷；但帝國主義分子毫無歷史根據，胡說亂道，乃別有用心，是可以斷言的。在我的文章裏，只從正面提出我個人的見解，不屑多與帝國主義分子計較；但我的說

法是否正確呢？希望多多的批評！

其次，關於傣族名稱，見於記載的，大都是他稱，且多任意取名，令人迷惑，所以我寫了“見於紀錄傣族的名稱”，也作為緒論。把各個名稱的緣由、涵義以及記錄情況，稍作考釋，有不同見解，也作了一些討論，可能有不正確的。

元代傣族史料編年，主要為政治軍事，至於社會生活的記錄，寫成專篇的，只有李京雲南志略和馬可波羅行紀的記載，略知大概。明清的記載較多，錢古訓、李思聰的百夷傳和志書記載，雖不完備，有助於了解傣族社會，所以彙抄“傣族區域風土記”，作為附錄。這部份材料可以補充的還多，有待於再事搜集。在編年史料和社會生活記錄，有很多字句是誣譏的，是那時站在統治階級的立場寫下來，看得很清楚，不待多辯；但有一些惡劣的字句，就把它刪掉了；惡意的評語，毫無歷史價值可言，刪掉沒有什麼關係。

在此，有一個問題要特別說明：所錄的史料編年、地理考釋、風土記，是根據元代當時的政治區界，即元代的雲南行省，而元代的雲南行省的地域範圍是把今日緬甸撣邦、泰國北部、寮國北部也包括在內，不只是今日雲南境內傣族區域；因為這些地域在當時與今日雲南境內的傣族區域結合為一整體；這是客觀的歷史事實。反之，如果根據今日政治區界把境外的史料刪去，那不僅割裂歷史，違背史實，而且亦不可能把歷史發展講清楚；所以我的標題用“元代雲南行省”字樣，是歷史上行政區域名稱，與今日的雲南省，在地域上是有區別的。歷史事實不能以今日的情況把它割裂，這是要特別提出來說明的。

最後，我還要用范文瀾先生所提出的話，重複說：我只做了初步的“史料工作”，企圖“動員大批人力投入這個工作裏

去”，希望讀者把“文章中所用的材料校對一下，看使用得是否忠實、準確；這樣作者讀者互相幫助，彼此都有很大的好處”，尤其是指出我的錯誤。

方國瑜 識

1957年7月21日

緒論一 元代以前傣族的住居區域

一、僮傣語族

傣族屬於“漢藏語系”的僮傣語族，傣和僮兩個語支的各族，在歷史淵源的關係是密切的。僮爲古之“越族”，傣爲古之“揮族”，都有很長的歷史。

在中國東南，古代的部族稱爲“越”，有于越、山越、閩越、楊越、南越、甌越、駱越的記載；漢書地理志粵地注引臣瓚曰：“自交趾至會稽七八千里，百越雜處，各有種姓”，所說是也。自秦漢以後，中原夏族向南發展，許多越部族漸與夏族融合，只有西部的“甌越”、“駱越”還保持着特徵，如現在的侗、僮、黎、佈依諸族，屬於僮語支系；天下郡國利病書廣西備錄說：“僮，舊越人也”，是古越族的後裔。雲南東南部的佤人、沙人和傣人，也是僮語族的支系，古爲句町部族，住居在南盤江下游、紅河以東地帶，已有很長的歷史了。从錢塘江以南到紅河以東廣闊的弧形地帶，即古爲百越之地，可稱爲越集團區域，現在還有僮語各族保存着特徵。

古代的“揮族”住居在紅河以西到伊洛瓦底江上游、沿至印度曼尼坡廣闊的弧形地帶，即今寮國、泰北、緬甸揮人地以及阿薩姆區域，雲南西南部亦在其內。古揮族住居，可稱爲揮集團區域。揮集團各部族住居在這區域，從何時開始？尙待考古學來證明。有人推測已在一萬年以上（見張印堂台族之體質與其地理環境），也不是科學的證據；但這區域開始有人類就是揮族住居着，而且逐漸的發展住居區，是可以說的。

二、古揮國

揮族最早的記載，后漢書和帝本紀說：“永元九年（公元97年）正月，永昌徼外夷及揮國重譯奉貢”；又安帝本紀：

“永寧元年（公元120年）十二月，永昌徼外揮國遣使貢獻”；順帝本紀：“永建六年（公元131年）十二月，日南徼外揮國遣使貢獻”。前兩次揮國使臣到中國事蹟，后漢書西南夷哀牢傳所載較詳，說：“永元九年，【永昌郡】徼外蠻及揮國雍由調遣重譯奉國珍寶，和帝賜金印紫綬，小君長皆加印綬、錢帛。永寧元年，揮國王雍由調復遣使者詣闕朝賀，獻樂及幻人，能變化吐火、自解支、易牛馬頭，又善跳丸，數乃至千；自言我海西人，海西即大秦也，揮國南通大秦。明年元會，安帝作樂，於是封雍由調爲漢都尉，賜印綬、金銀、綵繒各有差也”。這一次揮國代表團到中國，有文工隊同來，在漢朝宮廷演出，引起了當時人的注意，也引起了爭論；後漢書陳禪傳說：“永寧元年，西南夷揮國王獻樂及幻人，能吐火、自解支、易牛馬頭。明年元會，作之於庭，安帝與羣臣共觀，大奇之；禪獨離席，舉手大言曰：昔齊魯爲夾谷之會，齊作侏儒之樂，仲尼誅之；又曰：放鄭聲、遠佞人，帝王之庥不宜設夷狄之技。尙書陳忠劾奏禪曰：古者，合歡之樂舞於堂，四夷之樂陳於門，故詩曰：以雅以南，猷任朱離；今揮國越流沙、踰縣嶺，萬里貢獻，非鄺衛之聲、佞人之比，而禪廷訕朝政，請劾禪下獄。”爲了揮國代表團的雜伎表演，引起一場糾紛；但如陳禪的鄙視揮國，只是個別的，安帝與羣臣共觀，受到大家的歡迎。

揮國在永昌郡徼外，永昌郡主要爲哀牢部族，後漢書說：“其邑稱王者七十七人，戶五萬一千八百九十，口五十五萬三

千七百一十一”，包有“附塞夷鹿芰”在內。鹿芰就是唐樊綽雲南志所載的“祿畢”，又名麗水，亦稱大金沙江，即伊洛瓦底江。所以永昌郡的西部，包有大盈江、瑞麗江下游達伊洛瓦底江地帶。摺國在永昌郡徼外，應在這個地區以外，也就是現在緬甸摺邦區域。美國牧師杜德（Dood）所著泰族研究，說：紀元前四百二十三年（戰國周威烈王三年），摺人建國于錫箔（Hsipaw）；其地在今腊戍與曼德禮之間。杜德可能根據當地傳說，未必完全可靠，但摺人住居在這個區域的時期很早，是可以說的。英人潘爾（Phayre）的緬甸史說：公元一世紀時，摺族已在伊洛瓦底江之濱建立彭國（Pong），想亦根據傳說。從後漢書所載，可知在第一二世紀時期，摺人區域有很多“小君長”，而雍由調爲大長；足見分散的部族組織，由於同種的關係，已有聯系了。

摺人部落與哀牢人部落之間，早有往返，所以漢明帝永平十二年（公元69年），以哀牢地設爲永昌郡之後，摺人部落也隨着哀牢攜帶土產珍寶派使臣由永昌道到中國，得到漢朝的封號，這是摺人部落與中國最早的政治聯系。在此要附帶說明：有些人認爲哀牢是泰族，乃無稽之談，哀牢爲濮族，後稱爲蒲蠻，即今佈朗、佈龍、佈饒諸族古代的部落組織。

後漢書說：“摺國南通大秦”，關於大秦地名，馮承鈞以爲是法顯傳的達嚩，在南天竺（見中國南洋交通史）。尹梓鑑以爲在緬甸永混士邦南洋湖西（見緬甸史略）。但通鑑胡三省注說大秦爲葉軒國，就是羅馬帝國；一般記錄的大秦，大都指羅馬。羅馬與中國的交通，主要由西域陸路，又由海上交通，有一條路線是從伊洛瓦底江三角洲而至雲南的；三國志魏志卷三十引魏略說：“大秦道，既從海北陸道（按經過西域諸國），